

CORY

女总统
科·阿基诺

〔意〕乔瓦尼·波尔齐奥著



新华出版社

女总统科·阿基诺

〔意〕乔瓦尼·波尔齐奥 著

刘 琳 孙丽慧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Cory》
di Giovanni Porzio
Collezione Ingrandimenti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Finito di stampare nel mese di aprile 1986
Presso la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P.A.
Stabilimento N.S.M. di Cles (TN)
Stampato in Italia-Printed in Italy

根据意大利阿尔诺尔多·蒙达多里出版社1986年4月第
一版译出

女总统科·阿基诺
【意】乔瓦尼·波尔齐奥 著
刘琳 孙丽慧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25印张 61,000字
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3,000册

ISBN 7-5001-0039-X/·K009
统一书号：11203·080 定价：0.65元

译 者 的 话

菲律宾一九八六年“二月革命”，是轰动亚洲和世界的一件大事。而由此被推上总统宝座的科拉松·阿基诺，自那以后确成了国际新闻人物和政坛风云人物。

在“二月革命”之后，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菲律宾新政权，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局势，右边有马科斯二十年执政期间培植起来、掌握全国80%资产、被菲律宾人称为“亲友资产阶级”右翼残余势力的反抗和复辟活动，左边有代表下层劳动群众利益的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新人民军的武装斗争以及穆斯林武装力量的叛乱活动，新政权内部又存在复杂的派系矛盾。但是，这位被人认为没有从政经验、贤妻良母式的阿基诺夫人，却采取了比较得体的“和解”政策，稳定了局势，粉碎了托伦蒂诺七月政变，挫败了军队“改革派”的代号为“拯救女王”十一月阴谋，镇压了右翼军人的一月叛乱，同菲共新人民军和穆斯林武装力量进行了停火谈判，最后终于在1987年2月2日公民投票中通过了“科丽宪法”，使国家走上了宪法规定的民主道路。1986年末法国《快报》、

美国《时代》周刊、西班牙《改革》杂志、澳大利亚《时代报》和沙特阿拉伯《沙特加扎特报》等都评她为1986年“最佳新闻人物”，而日本广播公司则授予她“1986年最佳妇女”奖。

这位贤妻良母式的女性是怎样成长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她是怎样推翻执政20年之久的马科斯的统治的？读者从意大利《全景》周刊驻马尼拉记者乔瓦尼·波尔齐奥所著的这本书中多少可以得到一些答案。这位意大利记者在菲律宾生活多年，他以记者特有的敏锐眼光，立体地观察了人民的疾苦、政府的腐败，又亲身经历了这次“二月革命”，他根据所见所闻，同时参阅二十多部有关书籍，写出了这部著作，详细地介绍了科·阿基诺总统的成长过程，菲律宾的政治气候和军队、政府、金融、工农业，教会各界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形成的历史渊源。该书史料翔实可信，分析鞭辟入里，对读者了解今日菲律宾、认识科拉松·阿基诺总统其人大有裨益。但作者系欧洲记者，观点难免偏颇，如对宗教力量的夸张描写等，我们想细心的读者自然会觉察出来的。

本书原名《科丽》，这次翻译改名为《女总统科·阿基诺》。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有讹错之处，敬请读者见谅并赐教。

1986年12月于西安兴庆湖畔

2月25日星期二中午12点，费迪南德·埃德拉林·马科斯最后一次在马拉卡南宫的阳台上露面。他步履蹒跚，由于用药过度而面部浮肿。在他身旁的有穿着白丝绸长礼服的夫人伊梅尔达，还有女儿伊梅和伊雷内，以及一身伞兵装束的儿子邦格邦格。他向聚集在面前花园里的一群支持者致意，并宣誓将继续执政六年。接着他和伊梅尔达唱起了反映他们数十年爱情历史的歌曲《为了你》。然后，他又回到了富丽堂皇的府邸大厅。而在这同一时刻，数百万菲律宾人正在马尼拉的大街小巷上，进行着一次非同寻常的驱魔送鬼的群众活动。

曾经在这马拉卡南宫操纵权柄的，是一股恶势力，是一群压迫人民的恶棍、军阀、贪官污吏、魔鬼和上帝的敌人。而现在，驱鬼的人群正向这里涌来。大学生弹起吉它，修女念起玫瑰经，神甫挂着耶稣受难像，孩子们手捧鲜花，妇女和教士跪在铁栅栏门前祈祷，而男人则扯断了荆棘铁丝网，织成花环，戴在头上。黄昏，人们燃起篝火。当拥护者的游

行长队冲向总统府时，全城的教堂都敲响了钟声。圣母玛利亚和圣尼尼奥的塑像竖在祭台之上，在一片圣歌声中，成千上万手执蜡烛的群众庄严而至。他们是出租汽车司机和工人，失业者和流动商贩，生活在贫民窟垃圾堆里的流氓无产者和马卡蒂的大商人，还有埃尔米塔的年轻妓女等。那些可爱的姑娘和越来越乱的总统卫队的士兵们打讪逗趣，他们有的微笑着回答，有的却潸然泪下，而后，他们慢慢地后退了。

21点零5分，4架美军H—3型直升飞机从马拉卡南宫的院内起飞，朝着北方的克拉克美军基地飞去。在机上，除了家属、同谋、最亲密的合作者、竞选助手和几十箱黄金、金银首饰、文件以及货币之外，还有那位二十年来统治菲律宾的至高无上的君主——马科斯。他疲惫不堪、病魔缠身，已被教会、军队，甚至被老朋友罗纳德·里根所抛弃，象个小偷似的连夜逃走了，落得个与伊朗的沙赫里查·巴列维、尼加拉瓜的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和海地的“巴比·多克”杜瓦利尔同样的下场。所有独裁者的生活旅程中，几乎无一例外，早晚都会有仓皇逃跑的这一天，都会有一架待命起飞的飞机，和存在瑞士或美国的、万无一失的活期存款。不过，费迪南德·马科斯不是在血腥的内战之后被迫出逃，不是被武装政变推下台，也不是被共产党的反叛分子所追赶。而是没动一枪一弹，这个由25万士兵、一个无所不能的秘密警察组织和国内外熟视无睹的一套惯用的欺骗政治支持着的政体，在短短的78小时之间，就彻底地土崩瓦解了。没

流一滴血，一切都是在欢歌狂舞、彩色标语、拥抱、泪水和祈祷的快乐气氛中发生的。

“这是本世纪未有先例的一次和平革命。”终于从新闻审查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马尼拉的各家报纸纷纷报道说。

“这是上帝赐给蒙受苦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民的圣迹。”修女们在那无终无尽的感恩弥撒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说。

但是圣迹也有它的名和姓。这就是玛利亚·科拉松·科胡昂科，大家都亲昵地叫她“科丽”，53岁，是1983年8月21日被政府暗杀的民主反对派领袖、参议员贝尼尼奥（尼尼奥）·阿基诺的遗孀。

从2月25日星期二上午10点20分起，科丽已成为菲律宾新任总统。而到这时，躲在官邸里的马科斯还坚信能够让她妥协。他拿起电话喋喋不休，企图寻找一条出路。然而为时太晚了。在菲律宾俱乐部这个格林希尔斯区资产阶级聚会之处，挤满了摄影记者、新闻记者、身穿名家时装的贵夫人和穿着巴笼他加禄手绣白衬衫的达官显贵。科丽穿着一件朴素的黄色上衣，这就是尼尼奥政党的标志色、反对党的标志色、“人民政权”的标志色。她向麦克风走去，有一位老夫人正在那儿等着她，那是尼尼奥的母亲奥罗拉夫人，长着一副西班牙人的脸型，目光坚定而傲岸，科丽对着她手里拿着的、镶着红、金两色的《圣经》宣誓说：“我以菲律宾人民的名义执政，我全心全意地为以遵循真理与正义、道德与尊

严、自由与民主为准则的政府效劳。”

科丽的名字举目可见：饭店的门口，红灯上的宣纸灯罩上，商店的玻璃橱窗上，吉普车的引擎盖上，以及声音刺耳、色彩花哨、挂满了小装饰品、圣像、镜子和马口铁造的小塑像的公共运输小卡车上。在大街小巷的拐角处，孩子们在兜售黄色像章、黄色打火机和黄色线衣，上面印着革命口号：“科丽是我的总统”，“我热爱科丽”，“人民政权”等等。人们相遇时互相问候，还要拿手指做出L型。L意为斗争，是尼尼奥的政党；L还代表着爱情。

是科丽把恶魔从马拉卡南宫赶走的。由家庭主妇变成了总统的科丽，不过是一个腼腆而笃信宗教、勇敢而性格内向的贤妻良母。典型的“男子汉”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爱说“女人最好呆在起居室别出门”，从来也不曾把她放在眼里。

“被一个女流之辈打败了！这对马科斯来说大概是奇耻大辱吧。不过科丽并不完全象官方报纸宣传的那样，是个既没有经验、又天真幼稚的女人。从孩提时代起，她已经开始呼吸政治空气，生活在一个政治气氛很浓厚的环境之中。”

在奎松城第九街137号家里的客厅里，奥罗拉夫人很乐意地回忆起过去。

“科丽的父亲阿塞·科胡昂科当过众议员。外祖父胡安·苏木隆是奎松总统时期的参议员，是反对党派人士，那时也一样，要有一定的勇气才敢批评国家元首。家庭极为富有，拥有大量地产、甘蔗园，在全国许多地区都有农场，尤

其是在马尼拉北边的打拉省。而且阿基诺家族原籍也在打拉省。”

科丽于1933年1月25日出生在马尼拉，是阿塞·科胡昂科先生和德梅特里亚·苏木隆夫人的第六个孩子（其他几个叫佩德罗、阿塞菲内、特雷沙、何塞·胡尼奥尔和帕西塔）。笃信宗教、深受西班牙和美国文化影响的父母决定让女儿们去维多·克鲁斯大街的那座校规最严厉的小学——圣经学私立学校就读。

那是战争年代。菲律宾这个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战略要地、拥有7107个岛屿的岛国，三百年来一直受西班牙统治。从1899年起，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而到了1941年，又遭受了日本的侵略占领。科丽记得正是在那时，她第一次见到了她未来的丈夫尼尼奥。

“那天是他父亲贝尼尼奥参议员的生日。当时我们俩人都是九岁，他不停地吹嘘说比我早一年上学。当然，这第一次见面不是爱情。”

此后接二连三发生了许多事件。1944年10月24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率领军队在礼智岛海湾登陆，马尼拉又归于美国统治。1946年7月4日，正如1935年泰丁斯—麦克达菲达成的协议，菲律宾获得独立。同年，13岁的克拉松·科胡昂科转到美国继续读书，这是富有的资产阶级子女的传统。她首先在费城拉文山学院就读，然后进入纽约圣母玛利亚修女学院。她又在布朗克斯的圣文森特山学院注册，这是

一座十足的天主教学院，由仁慈的修女们管理。

“她是一位理想的朋友，”科丽高中时代的女友雷吉纳·戈塞特夫人说，“极爱动感情，不乱花钱，衣着朴素。即使在周末，她也刻苦学习，因为她不喜欢社交、节日和舞厅。我很快就被她那我至今还认为是最优秀的品质所感动，那就是她对别人的思想和意见绝对的尊重。”

假期里，科丽在马尼拉和打拉省又遇到了尼尼奥，但没有给予他青睐。

她回忆说：“那时我有别的打算。我想做一名教师，并希望能够嫁给一个至少比我大五、六岁的男人。”

当科丽在圣文森特山学院准备考试的时候（她于1953年通过了数学和法语考试），年轻的阿基诺正过着狂热而冒险的生活。

阿基诺家族原籍为打拉省的康塞普西翁，历史光彩赫赫。尼尼奥的祖父塞尔比利诺·阿基诺将军，是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上个世纪末曾与美国人作战，在阿拉亚特山组织起游击队，1900年被捕入狱，判处死刑，不久又被恩赦。父亲贝尼尼奥1919年为众议员，1928年34岁时当选为参议员，而后出任农业部长、议会发言人，还是菲律宾独立运动的主要活动家之一。他于1947年12月20日心脏病暴发，死于里萨尔体育馆，享年只有54岁。他当时正和儿子贝尼尼奥·胡尼奥尔一起，观看墨西哥拳击运动员曼努埃尔·奥尔蒂斯和菲律宾拳击冠军蒂尔索·德·罗萨里奥的比赛。

1949年，年仅17岁的尼尼奥就已经干了一番事业，他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报纸《马尼拉时报》的记者，而且是靠自己苦干起来的，从勤杂工到讣告撰写人，又到记者。他在报社吃住，夜以继日地工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就得心应手地掌握了这门专业，”尼尼奥在《马尼拉时报》的同事比克·巴兰科回忆说，“他对各种新闻有一种奇特的辨别力。”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尼尼奥第一次肩负重任，作为特派记者，奔赴前线。

在战场上的11个月的记者生活，他发现所有的战争，都给人民带来恐怖和灾难。他亲眼看到大轰炸时士兵们的恐惧，尸横街头，土地荒芜，民不聊生，妇女遭受凌辱。他的报道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回马尼拉时，已成为新闻界的明星人物，鉴于他的特殊功勋，埃尔皮迪奥·基里诺总统将荣誉勋章，授予这位才华横溢的年青人。尼尼奥回到报社后，在工作的同时又在菲律宾大学学习法律。他还创作了关于朝鲜战争的电影剧本。后来，他又接受《时报》的邀请，先后到台湾、香港、泰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行采访。

但是，他对菲律宾的兴趣越来越大，因为那里的新人民军正与大地主的强权作斗争，他们除奸反霸，就地正法，几乎每天都要和地方封建地主的私人武装发生冲突。

1954年1月，尼尼奥得到新任总统拉蒙·麦格塞塞的赞同，开始追踪新人民军的首脑、传奇人物路易斯·塔鲁克，企图招降这位游击队领袖。在吕宋岛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之

后，尼尼奥成功地说服塔鲁克放弃武装斗争，并亲自用密码电报（“马尼拉米价低廉”）通知游击队领袖，共和国总统接受他的条件。3月17日塔鲁克投降，然而政府没有尊重谈判达成的协议，派兵将塔鲁克逮捕。尼尼奥失望而痛苦，徒劳无益地抗议，而直到这位游击队领袖于13年后获得自由之时，他的内心才得以平静。

与此同时，科丽从纽约返乡度假，再次遇到尼尼奥，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讲的朝鲜战争的故事吸引了我，毫无疑问，他是我认识的最聪明、最成熟的小伙子。我回到美国准备最后的考试期间，我们开始了有规律的书信来往。”

1954年，科丽进菲律宾大学法律系一年级学习。尼尼奥向她求爱了。他们经常去电影院，去马尼拉娱乐场所跳华尔兹和狐步舞。但科丽没有接受求婚，“那时我想还不是时候。”

一次交通事故加快了两人感情的发展。

一天晚上，尼尼奥驾驶着他的布伊克牌白色敞篷轿车，沿五十四号高速公路返家，车上坐着科丽和姐姐何塞菲娜。突然，一辆吉普车猛烈撞来，布伊克被撞翻在地。尼尼奥和两姐妹立即被送往洛德斯医院，他们脸色苍白，遍体鳞伤，但大难未死。翌日，科丽得到了家里对婚事的同意。

订婚不到两周，10月11日，贝尼尼奥·阿基诺和身穿白色丝绸礼服的科拉松·科胡昂科在她家附近的帕萨区“悲痛圣母教堂”举行婚礼。证婚人是麦格塞塞总统、奥罗拉·阿

基诺和科丽的父母。婚礼由利帕主教奥拉里亚大人主持。

在马尼拉酒店的冬苑餐厅举办的喜宴结束后，新婚夫妇到马拉卡南宫对面圣·拉斐尔大街上的阿基诺公馆小住数日，然后去美国度蜜月。四个月里，他还为马尼拉政府研究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反间谍人员的方法。

1955年4月，尼尼奥从《时报》辞职，结束了他的记者生涯，在家乡购置一些地产，和妻子一起在乡下种植甘蔗，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但是他适应不了这种田园生活。几个月后，他便参加了康塞普西翁的行政选举，并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当选为市长。“我知道他早晚要参与政治的，”科丽说，“可没料到会这么快！”

对于科丽，婚后的头一年是多事之秋：女儿玛利亚·埃莱娜、别名“鲍尔塞”的出世，难以适应外省的生活环境，丈夫的政治活动所引起的动荡。康塞普西翁每日仅供电12个小时，科丽不得不学着烧柴煮饭。当地人用不信任的眼光注视着她，还经常影响她的私生活。

“我尽力作到入乡随俗，因为邻居们众目睽睽地盯着我。我刚分娩，正好可以找到回避参加竞选活动的借口。一切都象一团乱麻，我不知该从哪儿下手。我仅仅接待贵客和丈夫的合作者，他们有时早上6点钟就来掀门铃，不是进行礼节性拜访，就是陪尼尼奥一起去参加群众大会。”

科丽作为年轻的康市市长的夫人，很不情愿地被迫参加本市的公共活动。她要出席官方典礼，组织招待会，与地方

名流寒暄，甚至还要用尼尼奥的车子当救护车，送病人去马尼拉医院看病。

这些年对科丽的政治思想的培养，起了决定性作用。尼尼奥在任职初期是孤军作战，他顽强地干工作。科丽负责家务，教育孩子。但她并不只限于做做饭，或者当丈夫的朋友们来康市的家里开起那没完没了的会议时，给他们倒倒咖啡什么的，而且还经常列席旁听，小心谨慎，一言不发。她只是私下里和丈夫一起研究、解决问题。

1956年，拉蒙·麦格塞塞希望尼尼奥到马拉卡南宫来，在他身边做助手。可年轻的市长又不想放弃自己的使命，他只好每日奔波于马尼拉和康塞普西翁市政厅之间。早上5点起床，子夜以后才回家。第二年总统于一次飞机失事中遇难，这使尼尼奥过了一段稳定的生活。

1958年，他买下了7000公顷土地的路易西塔甘蔗种植园，并把它树成农场的典范。他把土地分给农民，提高工资水平，兴建学校和筑墙住宅，提供奖学金，实行免费医疗，聘请农学家、昆虫学家和工程师，引进诸如收割全部机械化的基础革新项目。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农场便拥有了200辆卡车，120台拖拉机，50辆吉普车，40套水泵，雇用1.4万名职工，以有力的节奏进行生产，利润高达60%。这个成功使尼尼奥踌躇满志，政治野心又一次占了上风。

新任总统卡洛斯·卡西亚把当时已升迁为打拉省副省长的贝尼尼奥·阿基诺调回马拉卡南宫，委以重任。年仅28岁的尼尼奥负责主持最高级政治会议，在总统办公室接待众议

员和参议员，成为国家元首最言听计从的心腹，直到下任总统就职。而就在总统下任前又任命这位昔日的“神童”为外交顾问。

1963年，当尼尼奥当选为打拉省省长的时候，科丽一直在丈夫身边生活。她的第一次重大政治活动是在1967年的大选期间。

费迪南德·马科斯已在马拉卡南宫任职两年。当时的自由党总书记尼尼奥是反对派领袖，他决定参加参院竞选。但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在他的省份之外，打拉省省长的名字是鲜为人知的；而且马科斯还指控他是共产党的代理人，是被苏联人收买的捣乱分子。

不爱出风头的科丽，从未动用过群众大会上的麦克风。但她尽己所能，全力帮助尼尼奥。“我散发传单，”她回忆说，“和几百个人握手，走遍马尼拉的市场和工厂，在首都郊区的集会上露面，一直跑到比萨扬群岛的宿务省和北吕宋的乌拉尼翁省。不过必须承认，我并不喜欢这样做，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尼尼奥。尽管如此，我并不以为曾为他的胜利作出过什么行之有效的东西。”

贝尼尼奥的兄弟保罗·阿基诺却看法相反，他说：“科丽的纯真令人倾倒，性格固执而顽强，那时已赢得了人们的好感。简言之，她具有一种奇特的才干，不管是什么样的辩论，她都能单刀直入，直接触及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必要的时候，她有能力坦率地、开诚布公地侃侃而谈。”

竞选胜利结束，尼尼奥当选为共和国参议员，携同家眷，搬迁到马尼拉的奎松行政区、时代大街25号这幢并不奢华的小公馆里居住。他成了使马科斯总统坐卧不安的喉中骨鲠。